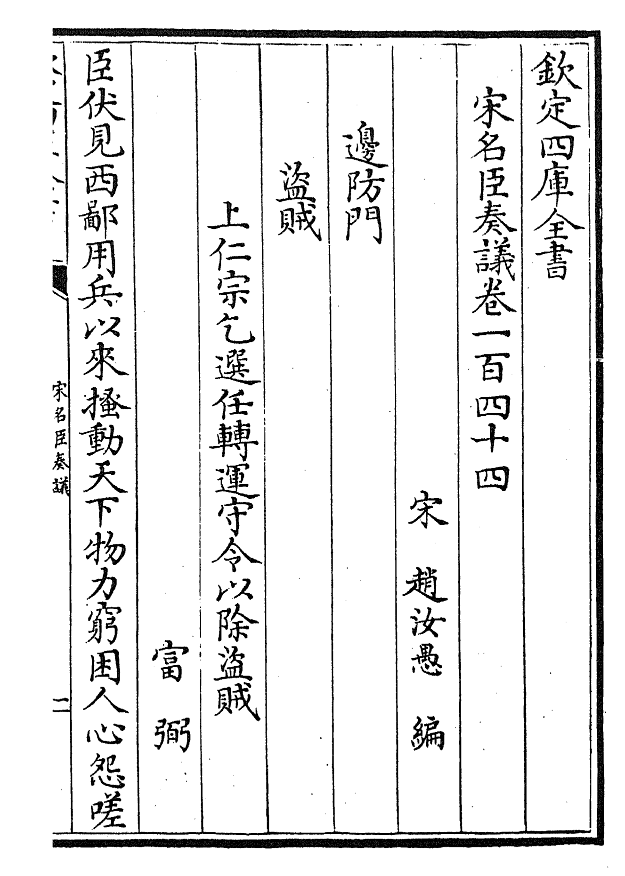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盜賊

上仁宗乞選任轉運守令以除盜賊

富弼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搔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怨嗟

朝廷不能撫存遂使聚而為盜令張海郭貌山等放火驚擾州縣殺傷吏民恣凶殘之威洩憤怒之氣廵檢縣尉不敢向前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猶遷延日月偃强山林以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開發府庫刼取貨財散募凶徒嘯聚漸衆陜西南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相去凡千餘里殺人放火所在瘡痍賊一經過六親不能相保人民恐懼道路艱難每郡無兵各不自保若大段結集攻陷諸州緩急亦未有所以備之之策賊

既轉盛不可不防秦末隋末唐末諸寇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貌山輩如此甚盛然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横難制遂亂天下今兹賊黨未見剪除所宜多設隄防以備滋蔓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路擇要害數州屯聚兵馬以為諸處聲援此最急務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盜賊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

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内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破滅之驗也今且以上

項褒鄧等十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縣令皆庸謬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廵檢縣尉又一一不堪驅使賊不猖狂自恣復何為哉臣竊謂非盜賊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奬法不肯更張唯恐不才不賢者怨恨不早罷去故以州縣委賊任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若以朝廷自來處置次第早合賊滿天下但為宗社有靈陛下仁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盜賊已起乃是偏滿天下之漸若朝廷依舊避人怨恨不

早更張臣恐賊盜愈多竊據州縣或稱將軍或稱太尉或稱王或稱帝兵戈四起所在僭偽事到如此生靈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還得安穩否況今來不同漢唐都關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守險亦未能便至危窘尚自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贅旒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戰場爾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城不知何以為計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戰臣又伏思古

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唯是王者能鎮撫天下常使安寧災患不生賊盜不作則是都城也且保無虞故大宋之興實賴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禍亂盡削方鎮兵權只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凶

謀也又賴太宗相繼尅復諸國一統天下更賴真宗為民屈己與北虜西戎議通和好故能八十餘年都城無事海內富庶不用干戈雖是人謀亦有天幸今則西戎已叛屢丧邉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傜役日繁率斂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不使叛而為寇復何為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迹已復萌露艱虞之運正在今日須是君臣上下同心協力廢寢忘食夙

夜整救則數年之内或致小康若猶因循苟且尚務偷安不練人謀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禍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論京西盜賊遂至理亂憂懼所迫不覺切至陛下便賜萬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選京西轉運使知州知縣不可稽緩蓋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守護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驅除寇盜其餘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至失所州縣既各得一人又

得要郡所屯之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至於巡檢縣尉亦可並委轉運知州揀選不煩朝廷費力此策最為簡要無可疑難京西既行次及諸路變故或起倉卒設備皆不可遲朝廷但能不務因循不避怨謗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所有諸路揀退不才及贓濫老病轉運知州知縣縣令等仰只在元守官處聽候朝旨朝廷只就外指揮更不令赴闕仍乞檢會臣前奏相度施行慶曆八年八月陝西賊張海郭貌山羣行剽刼州縣不能制詔左班殿直曹元結張宏三班借職黎

遂領兵往捕九月海自陜西轉入京西其勢愈熾詔監察御史蔡稟為京西安撫使往督捕弼上此奏時樞密副使

上仁宗論諸處盜賊事宜　　歐陽脩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隋唐亡國之監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賊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皆論

盜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

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
轉弱盜賊威勢轉强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
從兹去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為部内使臣與
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
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
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
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
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

者遂生覬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從容閒暇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桂陽建昌軍賊數不少想其害為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勑大臣鑒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攻守擘畫翦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不肯用心

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葢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係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慶歷三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諸道置兵以備寇盜　富弼

臣竊聞知金州比部員外郎王茂先奏九月十三日卯時有羣賊入州城打開軍資庫甲仗庫般運出衣甲物帛散與賊衆及貧民等知州以下只領當直兵士二十四人鬬敵不住州官走出城外任賊刼掠直至未時以來方始出城臣謂賊勢轉盛深可憂虞臣前歲曾陳備賊之策正為今日之事今來累有羣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等庫刼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刼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

禦臣前歲所陳只是過爲隄防萬一或有此事不意今來便至如此小寇聚集尚陵侮朝廷臣決知自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千萬人且賊頭稱王稱朕與朝廷相抗大刼財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隨矣恣行刼殺務要震恐則小大脅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脅從也若諸處觀望奸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念實爲寒心

臣伏思西賊未叛以前諸處雖有盜賊未嘗有敢殺戮官吏者自四五年來賊殺都廵檢縣尉官者約五六十員又西賊未叛以前諸處雖有盜賊未嘗敢入州城行刼自四五年來賊入州縣打刼者約三四十州向來入城尚皆暮夜竊發潛形往來今則白日公行擅開府庫其勢日盛一日自此以往只有轉熾若不早為隄備事未可知臣前歳所上備賊之策當時不曾施行近日因兩府奏事論及淮南賊盜陛下問臣前策臣次日再録

一本進呈訖然臣策只是備兵聚東南九路及京東一路今據金州奏在城只有兵士二十四人顯是無備致盜生心今并京西一路亦於要害聚兵為州郡聲援今諸處賊盜已盛方思設備已失隄防若又遷延則無所及伏乞速賜施行慶歷三年十月上時為樞密副使弼前奏見州郡兵門

上仁宗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

余靖

臣竊見陜西京西京東淮南荆湖等路各有羣賊大者

數百人小者三五十人剽刼州縣恣行殺伐官吏罷軟望風畏懼如張海等輩日肆猖狂逐處州軍為備者唯能乞師以自防援此蓋軍政久弛又少良吏故小有寇盜則上煩朝廷伏見近日遴擇才臣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等將令上下相維謹於伺察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民此誠求治之本也然臣愚慮思之自數年以來寇賊為害幸而起於軍伍烏合成羣百姓尚懐其生不相應和茲乃國家自祖宗以來輕傜薄賦以結人心至

於此也臣聞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古今之通論也國家西陲用兵而來經費漸廣故言利之臣日進其術不以安民為意者多矣惟陛下察之大抵民有蓄積能自充足則隣里親戚共相守衛不忍棄其安逸以就死若朝廷略加存撫則不失其所凡今之所以害於農者謬官狡吏兼并之家游手之人乘國家賦歛猝暴而射其利以耗其蓄聚也今又加以賊盜驚擾廢其耕桑若皆失業困窮而共為盜則黄巾

赤眉之患可憂矣故朝廷尤宜急撫之也夫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自衛裁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廷遴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檢得自募勇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為非而去其為害者則皆安堵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國家不謹改作而與民爭尋常之利者臣别

具條奏慶歷三年十月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上仁宗乞採訪京東狂謀之事

富弼

臣近於七月日曾親書劄子聞奏見察訪民間恐有暗行結扇不徒驚刼别蓄姦謀如劉黿之類者俟見的實别具申奏次臣後來察訪京東一路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洎至長立所學不成雖然稍能文詞又多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

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茲張大胷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以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别營進身所臨之官無由肯見往往晦名詭姓潛迹遁形唯是兇徒密相結扇或遇饑歲必有竊發臣恐此輩一作卒難剪除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似此輩類的實甚多散在民間但未發耳又緣不希仕進難以牢籠不可捕而加刑加刑則黨類驚而速為也不可縱而稔惡稔惡則根株成而難去也要在得而縻之使兇謀

不能成此最上也欲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寮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姦謀不成矣或得其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闒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若使此輩不作其他盜賊雖遇饑年蜂起不足為慮也伏望陛下深切留意於此不可忽也

貼黄自曹尚劉丕相繼敗露兇徒懲此其謀愈密

所以卒難得見須是所委臣寮多方用心尋訪庶幾可得仍須至密若稍漏泄即恐兇徒避禍離去鄉里則愈不可見也臣向來宣撫河北亦曾察訪彼亦有此輩況與京東接境則朝廷亦宜留意（慶歷五年上時知壽州兼京東路安撫使）

上英宗論京東盜賊　趙瞻

臣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為最急務而政府唯

不過發關移為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為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恬為是事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為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謹按兩漢故事膠東盜賊起宣帝即用張敞為膠東相渤海左右郡盜起丞相御史即舉龔遂為太守潁川盜賊起光武即以寇恂為太守南山羣盜起大將軍王鳳即薦王尊行京兆尹事據兩漢時盜賊奏至天子與大將軍丞相御史擢舉守臣復尚蠲去繁文假以一切而後激勸

吏民鎮安風俗莫不即著成效也平時國家列官校任即一路有安撫總管鈐轄兵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舉巡檢一縣有令尉此皆盜賊之司也令一旦不逞之人數十相聚遂至賊殺官吏顧諸備位誰有受斯責者環視俟變無一援救其間甚者則必有罪其死戰之忠以為貪功辱命然則是無有公家竭力之人矣且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屛息今聯官數十員而尤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用空文也今盜一發

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兵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兵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兵關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兵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使因循巽愞之吏傳執曹按而與趣公疾惡之人挈度計校是終無以成實效也今知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舜元年力衰老素無才術唯此二州為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

通判且令條陳方畧更明賞罰許其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劾如其逗遛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别委輔臣舉用才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擢處置之宜俾先圖上朝廷更為裁擇官吏自無苟簡足以肅清内郡震帖外夷臣愚不勝懇激之至治平二年四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神宗論河北京東盜賊　蘇軾

臣以庸才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

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輙思東方之
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
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
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缾竭則罍恥唇亡則
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
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
尚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
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滅咸陽而東歸則

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而戲馬臺在焉其髙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

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凶傑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

而兵衛寡弱同於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鍜散冶户之財以嘯召無頼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使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尤小之況天下一家東

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復冶戶為利國監之扞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强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其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刀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此冶戶為盜所擬也久矣民皆知之使冶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

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户皆悦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獘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還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令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

數百人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
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
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
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
甲廵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
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
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事皆精鋭
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

人配軍等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唯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别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今此碁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

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
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
之漢相王嘉曰孝文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
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上轉相促急
司隷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
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
山陽亡徒蘇令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
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濶畧其小過凡京東多賊之郡自青鄆

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遴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强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言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

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

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列選校以掌牙兵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争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之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

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

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唯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容之必為議者所笑

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元豐元年十月上時知徐州

上神宗論京東盜賊　李琮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以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

察也漢高祖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黄巢宛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何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才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良民善士既已改業而其朴魯强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别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揚雄有言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才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才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

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才而用之
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
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
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
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
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
之亂權於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
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

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録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令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之即為賊用而不棄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

兩師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别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

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盗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盗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才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元豐三年上時為淮南轉運使時蘇軾責黄州為琮代作

上哲宗乞除盗賊重法　　范祖禹

臣聞昔季康子患盗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葢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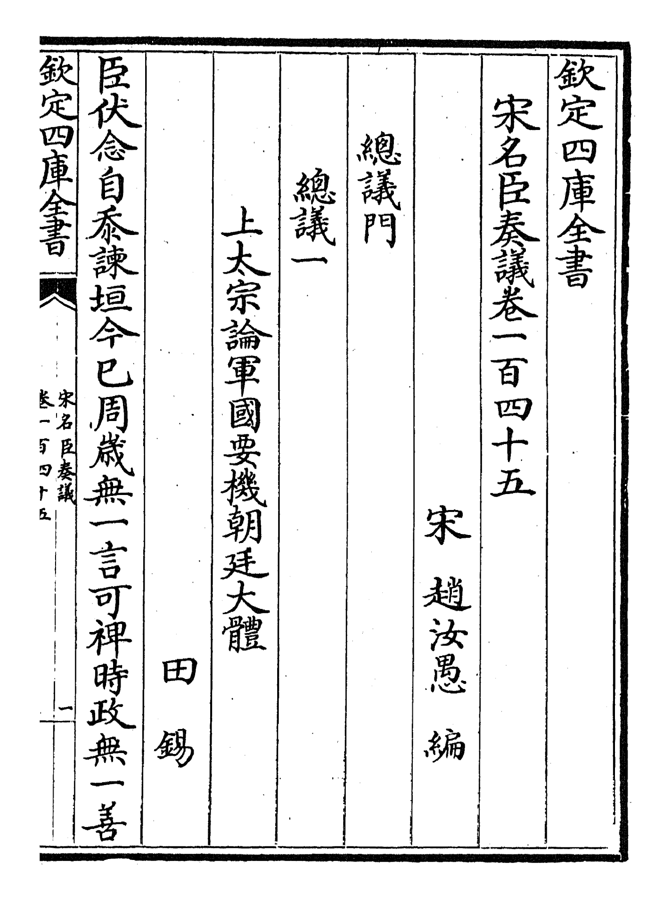
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為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尤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盜賊其本家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尤不可族況鄰保乎

逢吉固爭不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盜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至周太祖時竊盜贓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周以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遞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所刑然編敕所定盜贓尤重於律三倍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兖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

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夫溥天之下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之人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強健之吏奉法除盜視民如讎一切以擊斷為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不可不擇獨此諸

縣已先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為平法庶可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惟陛下無以教化為不急無以峻法為足恃則民皆可使為善矣元祐六年十二月上時為禮部侍郎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總議門

總議一

上太宗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

上答君恩葢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
言然尸禄曠官憂懸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輒以
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
而恕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
四今為陛下引諭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
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
意有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
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茍失其機又失其

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惟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先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回旋諸軍之心皆望賞

賜四海之内亦徯霈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提之恩未行
策勲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来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强朝廷物力之
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
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
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来朝貢亦不阻其
歸懷或背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
取戎賊未平一旦又来擾邉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

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要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

老費財兵書曰頓兵挫鋭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収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来降苟不来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来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况四夷乎臣甞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来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来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

有聖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諌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二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内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况大國取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風土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慮頓兵挫鋭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

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陛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影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責直言

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回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名與言異各盡其誠心求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

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又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駮詔書起居郎起居舍人得以紀録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

人得以祗膺顧問中書舍人得備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左右則盛事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駮則詔敕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宫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

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為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宇低隘南宫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加以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羇錮之囚苟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

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縶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

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上時守左拾遺

上太宗條奏事宜　田錫

臣備位諫垣出官河朔雖勵忠勤之節未伸謇諤之誠尸素自知徬徨益切何以分陛下憂勤之寄何以副朝廷委用之恩敢不夙夜有思涓埃欲效願以芻蕘之見上希英聖之知今陛下命以頒條委之理郡親民之心無先於此苟若所理之郡事簡獄空所親之民風淳俗

厚所謂莅民有術御下有能足以副朝廷任用之恩有以彰陛下憂勤之旨然事有無從而得簡獄有無因而乆空民風未致於淳和物俗未臻於富厚雖有莅民之術無得而施雖有御下之才無從而設况臣闇懦御下非才以臣愚蒙莅民無術但可言其乆獘恤其未安乆弊者昔近并門鄰於敵境備邊之費禦寇之兵二十餘年民不遑息未安者今以北狄遁於塞垣屯兵禦戎飛芻輓粟三十餘郡民不甚豐侥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臣所

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
或偶有出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欠必責虧欠之過
遞年比撲只管增加遞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
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
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於兹疏通殖貨之源未聞
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常
其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更求出剩或
偶有虧折即可令於出剩時補填且如州縣征科農桑

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征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何以言之民生於利亦猶魚生於水也民困於利又如水涸於魚也願更生于讜議別布新條當生民既庚之時是求理酌中之際天下幸甚海内幸甚

臣所謂綸旨稍頻者臣嘗讀揚子法言曰聖人之道猶日中又嘗覽太公六韜曰聖人之道猶龍首龍首謂髙視而遠聽日中謂融明而燭幽是知君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

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至日午於講武殿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囚或親觀戰馬自晝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擿皷以聞者或詢彼寃誣皆金口言詞人人省問天心揆度一一區分有以見陛下勞萬幾之神自此見臣下虧事君之職況今四方無事多壘盡平何以勞陛下如此太勤何以使三公因此無愧盖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幾或

有所未知文王之心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勤勞於求賢何不改此精專於選士諫官則寘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駮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録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聽敕裁事若允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下視事太

勤憂民太過况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可
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来囚繫或病患軍人
或虛詞越訴之徒或侻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
顏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
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謇訥者口雖奏而未
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
恩澤或寘以刑名然睿鑒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庭
清肅終朝豈稱於喧囂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

詔赦遂至稠重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喻其以近及逺漸光大於萬方以言訓人可常行於百代簡而且要人則易從繁而又難人則易犯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寛御衆不以寛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少況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寡臣所謂網利太密既如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陛下寛臣敢言之罪察而

審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喻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喻者今內職諸司各有公廨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職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雖言是職本屬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喻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不禁人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来置獄今為檢

格之司授人之職者本貴當材鞫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乃命臺官委爲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鞫無疑今則或撾鼓聞天虛詞詰闕多差殿直承旨使爲制勘使臣殊非理獄之才驟委鞫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勘因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寘乎縲紲之中上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録問皆伏欵詞雖罪致徒流必該申奏案既圓備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無失於有罪

虧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欽恤之恩此臣所謂未喻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或匹婦有正庶之節野人有孝悌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勵洗澆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國家官僚遠官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縗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喻聖意者三也昔漢文在位稱為刑措歲終斷獄者三十此蓋民安其業乃無咎於刑章物

失其宜必自罹於天網是以聖人見一物失宜則必加惻隱知一夫失所則必動哀矜御一衣思天下女工之勤嘗一膳思天下農夫之苦故尚書曰不敢侮鰥寡周易曰信及豚魚豚魚至微信猶能及鰥寡至賤侮不敢加有以見聖人用心無微不至聖人施惠無所不均今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宣命配來之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曾有敕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著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粮只望差使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

無衣曰餒無食老小相聚凍餓貧窮羈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今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令錄闕員據資勞而遷授簿尉湍任按歲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遍令申奏州有幾縣縣有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獎飭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所歸

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為始此臣謂可言者二也臣縷陳鄙見煩黷聖聽臣不任惶恐戰慄之至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上時以右補闕知相州入遞上此奏

上真宗論軍國大政五事　王禹偁

臣伏覩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外文武臣寮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

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御戎十事蒙先朝採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復召用叨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

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
求諫之意也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矣邊鄙未甚寧
人心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
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於陛下以為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
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
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
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

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
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
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强敵西有繼遷强敵雖不犯邊
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
民倒垂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初當順人心宜敕
疆吏致書外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
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
以奉拓拔氏祭祀先帝雖有批答只與鄜州節度緣繼

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以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強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虚名而忽大計者也二曰减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来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

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以駕馭之資以天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為空言臣所不敢臣又

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户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事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延山通判閻暐副使閻彥遠判官李廷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等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

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今人謂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緡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擇人士君子行脩於家學推於衆然

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
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嘗有逺去此道者也隋唐已来始
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
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
人重以周髙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
廕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
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抜
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

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塲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便殿引見用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超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

以為冝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盖周井田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以来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為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歴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

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為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帝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禹皆壽百餘歲當時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

縑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髠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輩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冝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

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道具在方冊堯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

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寮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宰相數人猶時有非其人者況臣之不佞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為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

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寮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承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使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

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者也
臣愚以為今日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
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
以塞其原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今若不去冗兵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
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
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
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

容郎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至道三年四月肆赦五月詔御史臺告諭内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十八日禹偁以刑部郎中知揚州附遞上此奏即召還朝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静五州賜趙保吉且命復知制誥

上真宗答詔五事　陳彭年

臣准詔在朝文武百官舉行轉對在外羣臣各許上章

奏事者此陛下思納昌言以安庶彚之意也臣雖至愚切期蹇諤伏惟明睿少賜裁察今之踐明庭獻封事者多述民間之常務殊非邦國之遠圖臣之所言則異於是臣聞重華之世伯禹叙其九功太甲之朝伊尹陳其一德武王受命訪洪範之九疇成王嗣興制周官之六典咸同古道以資化源伏惟陛下嗣二聖之丕基御千齡之大統羣臣進用百姓阜安誠當煥發洪猷彰明盛德增修制度刱立憲章變霸俗於累朝復王風於往古

使九夷荷其惠澤萬世仰其聲名之日也夫事有雖小
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至近而可以為遠計者臣請言之
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
省吏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理之坦
塗也臣請縷言之夫置諫諍之官開獻替之路堯舜湯
武所共然也何者以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參立左右專
奉箴規有事必言有闕必諫足以達四方之壅蔽資聖
主之聰明今雖有諫官且無言責或出居外任或兼領

餘司常箝口以自安少危言而替否是同虛器何補聖猷臣請依六典員數置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選孤立無黨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實相稱者為之俱以才授不以敘遷使其常立明庭專居諫省入覲朝政出聽輿辭或作事失中或出令未當或選舉無狀或獄訟有宂小則上章大則廷諍然後聖主察其所言可者從之否者罷之歲終以言事之多少為課最之高卑忠讜盡規者甄升依阿固位者懲責自然人皆竭節政必無邪臣

下不敢偷安朝廷得以震肅矣又人命所繫在於法官官或非才人必無告古者按大獄議大刑雖本於法律亦輔以經義故釋之定國之為廷尉則無寃人張湯趙禹之列九卿乃名酷吏國家重文學之選輕刑法之司故其屬寮未得盡善用忠恕之道則為曠官徇刻深之文乃名奉法唯格律而是守豈經義之能詳若是則囹圄何由空虛鈇鉞何由偃息臣請今後廷尉官屬或委所司謹加銓擇不拘資敘唯擢才能使其理一成之刑

務於平允用三尺之法志在哀矜無以愛憎舞文無以
高下希旨自然民知耻格時洽和平又法令者國家之
權衡生民之銜轡貴於簡易惡乎滋章久用則民知適
從數變則人無所措近者陛下知制敕之頻降懼條科
之太繁旋軫聖謨特令刪定既經歷之者皆是名臣則
措置之間固皆合理而詔書頒下方及於踰年後敕施
行又將於累百或刪去者重為條貫或已有者吏亦申明
無益憲章徒繁簡牘且理遵畫一則吏無以欺民令或

頻更則人得以弄法損益之際豈不明哉古人有言利不十不變法誠謂此也況先朝求理之心陛下繼明之志詔令一出夷夏同歡縱少有闕文亦無妨大體豈煩改作一致多門臣請今後有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非有大益毋改舊章庶使號令愈明刑辟漸措又理世之端審官為本審官之道用賢為先不在具員但期得俊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省事不如省官今國家州郡至廣官員太多無益公方空蠹國用使有才者莫盡

其力不肖者得容其姦請以臣所親經證其利害臣前任蘇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疾病獨臣與判官崔端任其事次壽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喪亡支使甘鴻漸差出獨臣與推官陸文偉同官此時區分獄訟決遣文書皆得及期亦無闕事即今蘇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三員壽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四員官員既衆事分益煩增將吏之衙參添簿書之壅滯又臣本州洵陽縣計户一千一百有官三員漢陰縣計主户六百有官二

員率皆人户凋蹂路岐荒僻詞訟絶少租賦甚微徒使安閑固無勤績臣每見知郡推官軍監判官並名初等職事然有名雖知郡而事並藩方額是軍監而務多州府或當要道或在邊庭其間知郡則有推官而闕判官軍監則有判官而無通判監當錢穀詳斷刑名凡所責成莫非繁劇然其請受少於判司勞役不均賢愚共見臣請特選明幹朝臣與諸路轉運使相度管内州縣有公事簡少官屬過多處並量減省所省之俸依司理司

法叅軍例添給初等職官是則冗長之處既以減員要
用之官又各加俸自然官無虚設人皆竭誠創此新規
益光至理又為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
公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之路興憲綱稍嚴則明敭之
典廢期臻多士共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叅
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狀或以
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強明或以清白務在摭實不許飾
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即付宰司俟至年終

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使在京者委本司長官更詳其能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採聽非虛即為量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修操行故瀆彞章則舉主依法科刑以懲謬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既信清濁自明蓋采羣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知勸清源正本其在於兹臣又伏見唐太宗常名公卿諮詢理體羣臣多拘近俗莫有遠謀唯獨魏徵請行王道太宗既從其議果致太平中華則外

戶不扃四夷則重譯來貢艱難屢作而締創益新豈非
盛德在人餘慶及後所致歟國家功成理定遠肅邇安
萬彙宅心九夷拭目以陛下之聖德跨越古先誠宜鄙
晉魏而不談小高光而獨出行清靜神明之化恢仁義
慈儉之風然後舞干羽以為甲兵畫衣冠以為刑辟坐
明堂而朝萬國登岱岳而禮百神則天下之民無聲而
應海外之俗不召自來矣咸平四年二月上時知全州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六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鄧培善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總議門

總議二

上真宗論時政 張知白

臣聞創王業期於無窮者必以政事為基是以王業盛者其政事必經久可取遠大可法然後速見治平之運竊

以古今之言事者鮮不以防邊為急務故多舉西北二隅攻守之事以獻方略由是竒兵之謀紛然競興夫五行之中金為兵以五事配之則金為義兵之為用實不可去也乃知言弭兵者罪莫大焉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氣耳其性貪暴惡生好殺與中國絶異是以史籍所載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盖取諸内外之義也夫陽主生物陰主殺物故知四夷擾邊不足異也在制之有道爾又和樂為陽愁苦為陰王者必先内和人心而後制

四夷此崇陽抑陰之義也臣伏見去春大雪今夏暴雨稽洪範之書則繫乎咎惡之文伏惟陛下自即大位日謹一日而復温厚恭肅祗畏勤儉討論方策思廣治道聖德無鈌則咎惡何從而起豈非政令之間有不便於天時者乎今夫春者發生之月也可生而不可殺也國家每歲春夏將交之時禁止採捕是仁及鳥獸今建寅之月三元之始孟夏乃是正陽之月况正律所載有秋分已前不決死罪之制月令當春則曰無肆掠不可以

陰政犯陽又曰宜行仁而不可以舉義事及夏則曰挺
重囚出輕繫並無決死之文唐朝悉依此制若罪在十
惡尤為巨蠹者則決不待時自唐氏失馭政事多隳今
刑統内唯存晉天福七年敕立春立夏兩日不決死罪
蓋以天福之間方為戰國天下生靈犯罪戾抵滛刑者
不可勝紀殺戮之刑僅無虛日故不可全避春夏盛德
之月止取其兩日以代兩季今天下每歲所決大辟至
鮮一歲之中凡有二十四氣每氣各主十五日臣以為

天下列郡每歲所決死罪雖不可禁春夏兩季亦可以於立春立夏氣至之時各禁十五日以應一孟之節全發生之陽氣若罪在十惡決不待時者亦可改斬為絞以免流血之刑自餘雜犯死罪者若有已斷具獄可取半月外行決其邊防屯兵之地以軍法從事者不在此限又按禮經季夏中氣之後十五日不可以興土功為土將用事氣欲靜也請詔天下每歲起季夏中氣至立秋節半月内非邊陲防警捍敵浚城及修治隄防以禦

水害餘並不得起創土功其整葺隳頽者不在此限臣又聞周禮六官其一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橈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命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當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也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外每歳自孟秋中氣之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行刑而又四

方之風謡因之得以知列郡之綱條因之得以振且一歲之中必順令決獄與其行之於别季不若行之於此時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所以見王道盛也今法令之文大為時所推尚自中外由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也然則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可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善治矣夫德教之大莫若孝悌若捨此而欲使民從化是猶釋舟檝而求濟於無疆涯之津也故宜旌勸孝悌以厚

風俗臣伏見朝廷明有詔命優恤孤窮無告之民令異其姓名別為一簿每遇有科徭賦歛則令去重就輕蠲勞為逸斯則蘇疲羸之一術也其如官吏鮮能奉行成制鄉縣之内因而別致慘舒若令佐盡得其人則孤窮無告之民皆得上簿不得其人則委之人吏責自鄉胥徇私任情移易貧富嗷嗷之民誰敢吐一言以伸訴必至於委弃溝壑是故將欲興禮義先在舒民心將欲舒民心先在均貧富將欲均貧富先在正簿書養民之道

郡疎而縣親故知百姓之長不可不精採擇蓋列郡之牧數至少而睿鑒可以周知宰序之任官至卑而朝廷難以徧察夫親民之官廉而不明者則失於馭下明而不廉者則傷於徇私必待廉明兼倫中和在躬者然後可用是故備其位者則多中乎選者彌少邦國至大也庶官至衆也有人而致諸散地未可知也當其位而不使盡其心亦未可知也臣是以夙夜為國家思求人之術宜歷選周行經公舉者而用之使先莅大邑試其政

事朞年之間較其成績苟能正其簿書均其戸籍而孤窮之民得庇為上然後酬之以不次之恩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其書簡而有限其道精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至於經史子集其帙殆萬在於前者悉謂之古法在於編者悉謂之古書殊不知法有可法不可法也書有可傳不可傳也若盡使知之則可謂勞而少功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學累世不能窮

其業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故就試者懼其題之不曉詞之不明唯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何謂其然且羣書之中真偽相半亂聖人之微言者既多背大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不操淳粹之性蕩中正之氣其為吏也安能分挈治柄使教令必行哉中庸曰率性

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知為儒不可不重其所習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議漢之失引春秋大一統之說言諸侯統於天子不得自專亦猶百家之說不得與聖教並進懼乎亂皇王之大道也今之世望漢之世其章句之學彌盛而異端之書又滋多乎數倍矣安可不定其成制哉況夫儒者

之術不以廣記隱奧為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為能文若
使明行政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
籍外參以正史至于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
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
大體捨聲病之小疵如是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
之書簡而有限知其所學之文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
非聖人之書自委棄於世矣不加賞典而化成之文自
興行於世矣咸平五年十一月上時為河陽節度判官上覽而嘉之名知白赴闕試舍人院除左

正言

上仁宗時務十一事　范仲淹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知行之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

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
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
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
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獘則
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
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
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
風化之壞則為來者之資唯聖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已

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
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
載之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
列何代無人盖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從
風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
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
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
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爼豆之事則嘗聞之聖人救之

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

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陣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二十餘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

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邉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邉少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邉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列於邉塞足備非常其或

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来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師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其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禄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

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閣以待賢儁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閣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内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

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来未聞旌一諫負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顔者危緘口者安以集藥石為虚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

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絶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禄位填委文武官

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
禮闈之内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廼相奔競至
有訟爭而況脩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
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
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
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
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
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

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綱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

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唯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為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

家之可憂也曰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静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静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

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廵幸之費尚或諫止
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冝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
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廵幸伏望
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
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
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
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
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

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説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

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
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
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
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而
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
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辯雖聖鑒之
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鑒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

言便以為實内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譏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内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

一二 天聖三年四月上時為大理寺丞

上仁宗荅詔論時政　　龐籍

臣幸辱班聯獲當次對輒陳管見仰瀆纊旒內揣狂愚當從震殛臣聞服忠義者皆懷愛君之意被恵養者咸蓄報恩之心故有委輅納忠嬰鱗陳諫義烈所激無故殞身而况生逢盛隆身事明聖丁寧詔旨責其盡言非臣緘默之秋實臣罄勵之日也恭惟皇帝陛下倚祖宗之淳熈承慈聖之保祐積德彌盛渉道日深馨天咸寧而自謂未乂在理必照而退託不明招尊骽臣虛受讜議

不吝過舉恩廣日新此前王之所難而陛下之所易實九廟無疆之福四海永安之基也臣是敢竭至陋之識揣當今之宜可補助聖治之萬一者條之如左伏以推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顯形迹以避嫌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顯則義乖至理夫古今之事固有形近私而實公者祁奚内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近公而實私者王莽親戮其息而終成大盜是故王者察臣之心而任之推已之誠而信之則内竭其公

外宣其力矣是以唐虞之朝興羣臣之遜而不為比周
東漢之世立三互之法而無救衰弱故推誠之益如彼
而懷疑之損若此謹按唐文皇之世或言魏元成阿黨
者按驗無狀温彦博奏其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元成奏
曰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亡或未可知文皇矍
然改容曰吾已悔之故貞觀之治與三代同風又憲宗
之時皇甫湜應制舉策語切直王涯是其舅時為翰林
學士任當覆策不以舅甥之嫌而收之為貴倖者所怒

及貶涯虢州司馬以湜之盛才而尚不免親累故元和之政不至於太平此乃推誠懷疑之效也臣愚竊窺今日似懷疑而待下矣羣臣似皆存形迹以避嫌矣陛下疑羣臣之私也臣下必有挾私徇情以致陛下之疑者也臣又謂當考其狀實退之罪之可也未聞任之而疑之而任也書曰任賢勿貳又曰疑謀勿成此之謂也而言事之臣知陛下之有疑也當以理道分判公私昭然不惑使朝廷推至誠廣至公蕩然無猜以至於大同

也夫究子賤古之一縣令耳推誠於下而吏不忍欺況國家精擇信臣置之左右苟推心任之自非田邪姦佞孰不竭心仰疇倚屬也安可謂推誠不可行於今乎臣竊度今之言事者類皆迎揣上意指似是之事以成其疑是致上之益疑也則其意似欲陛下悉疑於下自取信於聖心以利其身也不然夫豈不知疑之害治也臣恐防疑不已則上不知所信畏避不已則下無所推公公信兩虧事將安決伏惟陛下至聖至明臣願陛下推

至誠廣至公察情偽以臻太平之治臣又聞萬幾之務所應至衆四海之大所揔至廣必在乎立畫一之法守不紊之條持其權綱擥其要命此帝王所以不勞而制天下也是故以一制衆則多至而益整以繁應廣則雖久而必亂故曰法不一則朋黨生若然則發號施令可得二三哉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及二十七日宣傳聖旨令羣牧司借支帶甲馬二疋並隨行草料與新差保州廵檢都監楊懷愍本司為准大中祥符五年宣頭

節文今後應有臣寮及使臣脚下已有官馬因差遣並不得乞借官馬礙此條貫遂具劄子於十二月二日進呈得旨祗令賜馬一疋自備草料樞密院出降宣頭之次至三日又傳聖旨却令借帶甲馬二疋隨行十七日内為一小事四降宣旨三令借馬二疋一令賜馬一疋本司不知所從遂再具進呈當月十六日批降聖旨云已賜與馬其劄子更不行方敢依准宣頭指揮且樞密院是陛下樞密發命之司也得旨畫依方降宣命於外

頒行之次陛下又以傳宣衝之以在京之司職連大臣則可以進呈更改若疎遠之地使何所依從夫一州之守一邑之宰若政令不一尚有受其弊者况一人之威天下之大苟命令二三安得不慮乎且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故曰安危在出令安危所繫得不謹乎蜀相諸葛亮有云宫中府中皆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實先代名臣之言也矧今寰寓之大咸遵一軌豈宜號令之發自啓多門萬一處置大事亦如此比恐致

不虞以成後悔此遂事旣往誠不當言臣願陛下謹號令於此後耳臣又聞守文之體必遵於制度御下之方在謹於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盈賤不敢踰越憲法正則寛不捨有罪猛不及無辜釋此二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也唐文宗嘗言為國之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此要言妙道也故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輕重之理安危之機乎夫祖宗垂憲軌迹具在固不可改也所可改者請以醫者喻之夫藥

所以攻疾也若疾證已移不應但守故藥必更方易劑隨其所移而攻之則疾應而痊矣法所以塞姦也若姦源已遷不應但守舊法必更條易科隨其所遷而塞之則姦息而政明矣其不可改者亦請以醫者喻之夫三部之脉四時之氣五藥之性針灸之法更歷古今孰可變改也若制度之設尊君卑臣同文一軌防踰僭塞僥倖雖前王後帝亦不可改易也凡人見法令之有改者遂謂制度之皆可易也此世之所以多違越之人也恭

惟國家以聖繼聖典章開具垂之無窮自中書樞密院下至百司政教所行皆有成憲守而勿失可致治平況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並批送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閉啓倖門故也抑又先帝之深意不獨自守法度而已誠欲垂之訓典異陛下遵之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內降歲有增多夫求丐之人若事合舊典理非所創

則雖下有司不憂不行其背違定制創起新例者下於有司必礙法而不可行故須求傳宣内降期於必遂是則因一傳降廢一制度傳降不已歲月寖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制度削則紀綱壞紀綱壞則上下之分何所檢局此臣所以日夜為朝廷惜之也臣願陛下事無大小皆送有司覆奏則事機必當而典制常存矣然帝王行法必從近始使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捨則天下孰敢輕重哉夫左右之臣貴密之戚出入禁闥綢繆寵

遇凡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怨漸積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夫有賤位之心繼以慢恩之意未有不猖蹶踰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惡既盈然後寘之文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皆由驕之太過制之不早故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知有過不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賞則僥望自息矣諸葛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是也使其操

履自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待左右親戚之至仁乎孰若養成癰疽使至决潰也臣頃為開封府兵曹參軍伏見王世融因毆本府客司軍將仇保法當贖銅特勑勒任且仇保京府一走吏耳世融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横恣越法停官此實國家用法之至當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馭左右貴戚皆如世融則何患法不行而人不畏乎况此數年事耳固未忘於聖心近聞作坊

料物庫監官連宮掖之戚侵盜官物事發而逃三司案捕之次降旨不令窮究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為美事陛下何不使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或因赦文稍加收叙或以衣食豢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悛改是陛下再造其身也此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隆臣切惑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彼輕也論屬則彼親而此踈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貸刑也臣恐中外有或效之者繩之以法是同罪異罰矣因而寬之

是法憲廢矣昔漢武時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且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壻也復已許其贖死而終不貸貰者葢食言之媿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制以齊中外也謹覽詔文云規朕躬之過失臣伏惟陛下體仁聖之姿躬孝睦之德鑒

照古昔包舉藝文屏絶游畋不邇聲樂奬用忠直斥遠佞邪此天下家曉而户知矣然日月不能無薄食之過唐堯不能無哲惠之難故懷多福者小心累大德者細行臣是敢竭愚慮塞明詔又云陳宰政之闕遺伏以執政之本在内銓擇庶官在外安集百姓今官吏非其人而曠弛之政漸盛考課不得其實而升黜之典或濫夫官吏之體奉公束手以為要胥史之性舞文規利以為資官吏不嚴則胥吏縱胥吏縱則法令壞法令壞則民

受獘此必然之理也夫欲外律郡國當先自京師故曰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京任之官以寛縱法制為大體以姑息胥史為美名此已相沿積習矣或有以公繩下者則羣胥百計而動揺之誠能動揺則来者為戒雖有公心幹略安敢施為乎伏見祥符縣令檢下稍峻羣胥相率逃去尋而罷其縣事是動揺之計行矣況近年来任京職者多狥其私便罕責於才實按局廢弛蠹獘增深而今之奉公稍矯前失朝廷不責狡胥之陰計而戒

官吏之峻整臣恐自此孰敢盡公操法束縛羣下乎百司觀之孰不效之乎百司之胥既效之而危其上百司之官亦戒之而縱其下上危下縱久而風成此為胥吏謀則得矣為公家謀何有哉使四方聞之莫可則矣臣願朝廷速變此風無使成俗要在擇人而任責之行法無聽羣黨動揺之也又考課之制備存令典景行功罪不容隱私今内外之官雖有課歴率無實狀盖由剌舉之官或昧於察㢘或狥於私曲推勞舉過多失公實意

有發摘則果桃成贓情在容掩則吞舟漏網考課之司
但據課歷以入升殿之科無緣察其真偽夫剛正之吏
彊猾所以為仇則孤立而多患貪黷之夫奸智足以自
衛則有黨而寡禍故有幹㢘在公而偶罹文法者考司
即為有過而降殿之典行矣誅剝害民而贓狀不露者
考司即為無瑕而升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
辜旣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無以觀能實由任選
之道不精阿縱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懼故也臣願朝

廷立嚴制去弊風此乃銓擇之闕也又國之用度節儉為先節儉行於上則府庫實於內雖逢災沴之數水旱之困上有賑救之備則民無流亡之悲今財賦益屈而土木之功不息浮冗之費日增儲蓄寡備而荒沴之民屢困賙恤之恩不時此輔臣固當苦言陳諫罷土木削浮冗以存濟之此乃安集之闕也儻陛下不輕小臣之言曲加裁擇誠能察情偽審號令謹法制然後責輔臣之公正者推擇天下才行而任之嫌疑之私既去至公

之風自行名實不亂賞罰必當官曹嚴整紀綱振張則

詔旨所謂回邪朋比阿私恣横請託貪殘宜自息矣止土木之功去浮冗之費則失業之民有以濟矣臣聞明

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至於諱有司悼後害皆非人臣之節也敢效百慮冀補萬分幸當責言之辰罔避論輸之律實祈英睿照其悃誠（天聖七年四月上時為羣牧判官）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六